

HAN JIANG GE YAO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HAN JIANG GE YAO

汉江歌谣

尹全生 / ●

尹全生将现实演绎为小小说的现代寓言，通过类型化人物的命运，

凸现一种涵盖面较大、普适性较宽的小小说哲理意蕴。他善于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叙述构建意外结局，提示一种让人惊醒、启人思考、直指阴暗人性和灰色现实的批判指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第 六 届 小 小 说 金 麻 雀 奖
获 奖 作 家 自 选 集

HAN JIANG GE YAO

汉江歌谣

尹全生 / ●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汉歌谣/尹全生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80765-983-9

I.①江… II.①尹…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70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2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借条	1
叫板天敌	5
海葬	9
找钱	13
杀手行	17
零点鬼电话	21
延安旧事	25
兔儿岭的传说	28
一步难行	32
知足之足	36
耍猴者秘传	40
无暴风雪喂养的灵魂	44

尔来四万八千岁	48
生命的空碗	53
文明的拐点	56
七夕放河灯	61
年龄不等式	67
一条水清石出鱼可数的河	71
油画如史	76
大隐于野	80
背背猴	84
壮士一去兮	87
狼性	91
栅栏之隔	95
两个人的兵荒马乱	99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103
随心想	107
蟒二代	111
巫婆	115
日氏家谱	119
精神	123
野外奇遇	127
家务风云	131

堕落的天使	136
脑筋急转弯	140
两代人的积蓄	144
小小说组	148
熟透了的西瓜	164
望断南飞雁	167
寻死多棱镜	171
猴魁	177
黑暗磊落	181

借条

1946年夏秋之交,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从宣化店突围。几十个伤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断粮数日。一天深夜到了后山村。护送伤员的连长向大庚借粮食。大庚只有一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地,夏季遭灾,收的麦子就要吃完了,而当时离秋收还早,哪有粮食?再说,新婚不久的媳妇已怀了孩子,自己还在为缺粮发愁呢!不满二十岁的大庚天生心肠软,经不住求,心一横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五十斤麦种。连长给大庚打了张借条,说等全国解放了,让他凭借条到县政府换麦子,一年翻一番!借条上的签名是“周大成”。

三年后县城解放了,大庚就带着借条进城兑换麦子。走上村前的山头,大庚面对村子坐下休息。坐在这里,大庚看到了刚刚属于自己的两间瓦房和两亩地。连长借粮后不久,他的两

间破草房就倒塌了；那一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地，第二年春就卖了。贪婪地看着那房子那地，大庚突然问自己：这房子这地是哪儿来的？——解放了，政府分给我的！想到这里，大庚就又想到了揣在怀里的借条：我分得的房子分得的地，难道还不值五十斤麦子？他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往脑袋上擂了一拳，拔腿朝回走。

转眼十年过去，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大庚实在揭不开锅了，就又带着借条去找政府。走到县城外面的烈士陵园旁边时，他问路旁挖野菜的两个人，到县委怎么走。挖野菜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有五十多岁，脸浮肿着。大庚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也是被饥饿折磨了多时的人。没料到这人正是县委书记，问大庚有什么事。大庚知道对方的身份后，惊得接连倒退了几步，看着县委书记浮肿的脸、咳在地上的血，他如同做贼被人当场发现了一般，拔腿就逃。大庚边逃边问自己：县委书记都饿成那个样子，都在挖野菜，这找谁要粮食？他又一次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发誓再不拿借条找政府了。

年轻的大庚，渐渐变成老态龙钟的大庚了。人老了，心事也就多了。他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买口好棺材，重新安葬媳妇，觉得只有这样，当自己下世的时候才有脸去见九泉之下的媳妇，也才能获得安慰他灵魂、温暖他老血的宽容，消除那种朝朝暮暮煎熬人心的愧疚感——当年，解放军伤兵离开后，遇到

一秋大旱，庄稼歉收，来年春天，大庚家断粮了！更糟的是，他把所有的麦种都给了解放军，秋播没种子用，这就决定了他来年夏季颗粒无收，决定了他没胆量向别人借粮。女人怀孕最需要营养，而大庚媳妇却只能吃草根树皮。媳妇身子太虚，分娩时孩子产不下来，母子俩就这样去了，大庚用一张草席卷着媳妇埋了……

大庚是村里的“五保户”，后事会有人操心的，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而重新安葬媳妇的事，则必须由自己来料理，要上万块钱呢！而大庚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听说：村长的存款有几十万，县里有的官比村长还肥。大庚心里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一辈子太吃亏了。因此，他一改初衷，决定再次带借条去找政府：村长还有县里的官们，钱是从哪儿来的？不贪赃枉法，他们哪有那么多钱？他们能发不义之财，我为什么不能到政府，讨回自己应该得的钱财？

大庚请人算过账：五十斤麦种一年翻一番，五十多年竟然翻成了多少多少亿多少多少兆，足够买下整整一个国家！大庚说这是糊弄自己的，借条兑换成钱，够安葬媳妇就成。

走到县城外的烈士陵园旁边时下雨来，大庚只好进烈士陵园躲雨，与看护陵园的老头聊起天来。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无意间讲到了进城的目的和解放前那段往事。

看护陵园的老头听了很吃惊，也讲起了自己的一段往事：

1949年解放军攻打县城，请他当向导。有个团长对他说：曾向后山村一个老乡借过五十斤麦种，等打完了仗，一定要到后山村看看，归还麦子……

大庚听着听着眼睛瞪大了，迫不及待地追问：“那后来呢？”

“那团长在攻打县城时牺牲了，就埋在这陵园里。我在想：那团长同你说的连长，是不是同一个人？”

大庚一骨碌站起来，要去看团长的坟。那是一个普通的土坟，墓碑上赫然刻着“周大成之墓”几个字！

看护陵园的老头还告诉大庚：这个烈士是孤儿，死时还没成家，所以这些年从没亲人来看望过。老泪从大庚眼角爬出来。他嘴唇哆嗦着喃喃道：“你这兄弟呀……我比你还多活了五十多年哪！”

大庚离开烈士陵园后，直接踏上了回家的路。看护陵园的老头问他为什么不进城了，他红着眼圈说：“为解放咱这个县，人家连命都搭上了。人家找谁讨账？”

如何安葬媳妇，大庚有了主意：用自己现有的棺材。至于自己三天或者五天后死了怎么办，大庚却想不出办法；没有办法他就对着荒天野地号啕：“我这一辈子呀……”

叫板天敌

这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长大、刚刚成年的一只公狼。它承袭了祖辈在大漠里奔袭捕杀养成的桀骜不屈的野性，两眼闪烁着生机蓬勃、特立独行的气息和气吞万里的寒光。

狼有昼伏夜出的习性，很少在白天出窝。可公狼不然，大天白日照样在荒漠上游荡。它矫健、敏捷、凶悍，那森冷凛然的目光不是在沙漠里寻找猎物，而是总在扫视天空，好像它的猎物潜藏在哪片云朵后面、潜藏在天空蔚蓝色的深处。

它在等待和寻找一只鹰。

那是一只曾经捕杀了它父亲，又捕杀了它母亲的食狼鹰。

当时公狼还在哺乳期，父母忍不住饥饿，大天白日到荒漠上觅食，它跟随在后面撒欢。突然，从乌孜别里山方向飞过来一只巨鹰。这就是凶猛强悍，以狼和黄羊为食的食狼鹰。乌孜

别里山本来没有体型巨大的猛禽，这只食狼鹰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落户到了乌孜别里山，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狼的天敌。

那时，公狼还不知道食狼鹰对于狼意味着什么，站着看稀奇。食狼鹰选定它为目标，从高空俯冲而下，箭镞般迅猛。当它意识到危险、拼命逃跑时，食狼鹰已经逼近，巨翅扇起的风卷起飞沙走石。父亲见状猛扑过来，用身体阻挡食狼鹰的攻击。近在咫尺的鹰随即改变了攻击目标，一只钢钩般的爪子抓住了父亲的后腰。父亲号叫着转过头，欲同天敌死拼。不料食狼鹰老练而迅速地伸出另一只爪子，准确无误地抓进了父亲的眼。父亲当即毙命，被食狼鹰牢牢抓住，腾空而去。

那一刻，公狼目睹了食狼鹰的凶猛，凶猛到没有可能抵挡。对于相对弱小的狼来说，除了被捕杀似乎再无其他选择。

不久，母亲同样丧命于食狼鹰的利爪。

公狼是在对食狼鹰的仇恨和恐惧中长大的，是在对父母痛苦的思念中长大的。仇恨、恐惧和思念，最终铸成了向那只食狼鹰讨还血债的欲望。

因此，它走上了光天化日下的荒漠，向仇敌挑战……

食狼鹰终于出现了，悠闲、高傲地在寥廓的天际盘旋，如同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公狼冲着仇敌仰天发出一声宣战般长嚎，而后不紧不慢地小跑。食狼鹰也发现了猎物，一阵回旋作势

后，敛翅俯冲而下，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射向公狼。

公狼开始加速，撒开四蹄向一片灌木丛狂奔。那是展示公狼全部野性和活力的狂奔。但狂奔毕竟是狂奔，从天而降的食狼鹰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了公狼，一只钢钩般的爪子抓住了它的后腰。公狼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但它没有停止狂奔，更没有像父辈那样当即掉转过头与食狼鹰相搏。

遭到食狼鹰从后面的攻击时，回头以死相拼，是狼自卫、求生的本能和天性。而公狼克制住了自己。

任何动物得以生息繁衍，都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核心，是其本能、天性顺应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如果没有自己的本能和天性，谁也别指望生存下来，哪种动物也休想生息繁衍。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放任自己的本能和天性，往往又是导致毁灭的根源——不论是作为这种动物整体还是个体。那么，在一定情况下克制、遏制自己的本能和天性是理智的。公狼克制住了自己。

其实，对于狼的攻击，食狼鹰的第一爪不是杀手，而是激发狼回头反击的伎俩；当狼回头欲以死相拼时，食狼鹰才使出杀手——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备用的利爪钩进狼的双眼。食狼鹰的爪子不但强健有力，而且铁钩般尖利，当即便可直刺进狼的颅腔而使之毙命。

对父母被捕杀惨痛景象的记忆中，从一次又一次同类遭

捕杀血淋淋的场面中，公狼掌握了食狼鹰的伎俩。因此它克制、遏制住了自己的本能和天性，绝不回头，继续狂奔。而食狼鹰这时完全不必要等待狼的回头。狼不回头，它完全可以用另一只爪子，抓住狼的脖颈或脑门，腾空而去。但食狼鹰墨守惯用的章法套路，固执地在等待狼的回头，被狂奔的公狼拖着朝前飞。

公狼已经狂奔到了灌木丛的边缘，食狼鹰还在等待。等待食狼鹰的却是死亡——

公狼拖着张开翅膀企图减速的食狼鹰，狂奔进了灌木丛。始料不及的食狼鹰没能抽出自己的利爪，顷刻被灌木丛撕扯成了碎片。

海葬

蔚蓝的海，蔚蓝的天，蔚蓝的海和天的尽头，耸立着白得发亮的云山；白得发亮的云山下面，泊着一叶蓝灰色的帆。

是该撒网的水域了。海沉默着，船上的五个人也都沉默着。三个年迈的渔夫铁青着脸，在船舱里无声地抽烟；阿根和鸽子坐在船板上，互相用眼睛传递着惶惑。

——这次出海本来就不是打鱼，而是一场阴谋。

主谋是鸽子爷。鸽子是他五十岁那年捡来的。捡来了鸽子就没了鳏夫的孤独，却也捡来了数不清的艰辛。他用老渔夫多咸味儿的血汗养育他的心肝。为了鸽子少一声啼哭多一个笑脸加一件新衣，他曾被雷电的金鞭抽下大海，曾被黑鲨的尾鳍砍断肋骨……

鸽子十九岁了，是条美人鱼呢！通风透亮的日子总荡漾着

苍老的欢笑。可是，他渐渐发现鸽子再不像只小猫，整天围着他撒娇，却与阿根那小子黏糊上了！鸽子的变化使他目眩使他恐慌。十九年了，他还从没想到过鸽子是会飞的。鸽子要是飞了，日子还叫什么日子？而且，他眼里的阿根哪点能同鸽子比？而且，阿根又姓魏！为此，他告诫，他劝说，他恳求……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鸽子总是羞红着脸说：“爷爷，这事您别管。”

——阿根这狗崽子，真把我鸽子的心勾去了！这哪儿成这哪儿成！鸽子爷终于请来了老二、老三合计对策。在荒僻渔村的古老的小屋里，掩起门窗，点起蜡烛，倒上大碗烈酒，喝得眼睛血红。“那狗崽子，要掏我的心哪！”鸽子爷抹去两行浊泪。老二眼里燃着愤怒和恐慌：“咱姓于，任他们成了，不是‘喂鱼’吗？”

老三一拳砸在桌子上：“拆！”

三个同胞兄弟捧着酒碗策划了一个险恶的阴谋：让阿根相帮出海捕鱼，到深海逼他中断与鸽子的往来；他若是不从就朝海里推了，喂鱼！如果一旦事发蹲监砍头——三个老兄弟一同摔碎酒碗一同低吼：“值！”

……宁静的海天，静穆的云帆。

鸽子爷长长喷出一口浓烟：“阿根，你小子下来。”

阿根仓皇不安地走进船舱，盯着鸽子爷的脚尖；鸽子轻手轻脚地跟进来，盯着阿根脚跟。海上骤然风起，船晃起来。

鸽子爷首先发话：“你，往后不准再勾引我的鸽子！”

阿根脸一红：“可我们……”

鸽子脚尖磨着脚尖：“……合得来。”

“你们姓氏相克！”

阿根、鸽子异口同声说：“我们不信命。”

涛起云涌，满海烧起了黑色的火焰，满天烧起了黑色的火焰。船被浪烧急了，蹿上云端；又被云烧怕了，缩进浪谷。鸽子爷稳住身子，只冲阿根道：“你休想！”

仍是异口同声：“我们铁了心！”

老二、老三一拍大腿喝：“铁了心也得散！”

船猛地一栽，像要翻跟头。阿根一把抱住就要跌倒的鸽子。老渔夫们的眼被烤红了，跃身挺起，齐发一声喊：“喂鱼！”

骤雨嚎着泼着倾过来，雷电咆哮着闪着抽过来，海天啸着旋着碾过来！帆经不住威吓，勾结风暴，背叛了渔人，把腰一弓，船尾便插进海里，船首便翘进云里……一排浪奸笑着撞进船舱。老渔夫们中断了已近尾声的胁迫，一齐扑出船舱，用斧头、牙齿和老命折断了桅杆。而木质船体上被砸被撞被碾裂的道道口子，却是不能堵塞了。

阿根舍命从船舷上抢到仅剩的两个救生圈，一个塞给鸽子，一个递向鸽子爷。鸽子爷鼻子里喷出恶气，夺过救生圈，递向老二、老三；老二、老三却推回来，风浪中喊：“哥呀，带鸽